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經義述聞

(五)

王引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當代社會學說

(五)

著 金羅素
譯 山文黃

著名世界譯漢

經義述聞第十一

大戴禮記上八十五條

衽席之上還師

王言篇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家大人曰。還師上亦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揚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卽用大戴之文。古文苑博士箴乎字譌作平。章樵以平字絕句而釋之曰。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則旣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戴先生校本刪去則貞二字。改正爲政。而以則政亦不勞矣。作一句讀。海康陳氏觀樓曰。案貞正與強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

諸天下云。後段之末曰。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戴刪則貞二字。又改正爲政。以則政屬下句讀。皆非。家大人曰。此謂七教。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尙存。而家語作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正上又衍一則字。而家語作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有節字此之謂七教。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

如灌 修其灌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引之謹案。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洒濯之去垢也。孔氏攜約補注。引左傳洒濯其心以釋之。是矣。但未破灌爲濯耳。王肅作家語王言篇。全襲此篇之文。又未寤灌爲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斯爲謬矣。又千乘篇。修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曰。灌。社壇也。社有灌木。因以爲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爲灌者。孔說非也。灌亦當爲濯。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翟兆古聲相近。字多相通。顧命。王乃洮頽水。鄭讀洮爲濯。小雅大東篇。洮。佛公。子。韓詩。洮作耀。爾雅。蜚小者洮。衆家本洮作濯。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此之謂也

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家大人曰。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致其征。

然後誅其君。弔其民。家大人曰。征字已見上文。此不當復言致其征。致其征當爲改其政。與誅其君弔其民文同一例。政征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征字而誤。改致亦字之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四。引此竝作改其政。家語同。

生乎今之世

哀公問五義篇。生乎今之世。家大人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疑淺學人依中庸加之也。荀子哀公篇。家語五儀篇。皆無乎字。下文同。

盡善盡美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家大人曰。雖不能盡善盡美。本作雖不能盡善美。與雖不能盡道術對文。今本作盡善盡美。下盡字。乃淺人依論語加之也。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

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亦以徧美善對盡道術。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亦以盡乎美善對備乎道術。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文雖小變。而亦以備百善對盡道術。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術。必有所由處。并四句爲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

各本而誤作其語。今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改。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

不爭。家大人曰：置讀爲德。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不德不伐，猶繫辭言勞而不伐。

有功而不德也。

• 釋鄭文德鄭置
• 陸蜀才作德
• 置

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

• 楊
辯注
見置
荀讀
子如
• 字
非

是德置古字通。

仁義在己而不害。知害者患也。

也。樂記一聲之轉。春秋重訓。並云。患害。可訓。患也。

言不患人之不已

知也。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言患伯宗之直言。故譖而殺之也。又襄三十一年傳。齊子

尾害閭邱嬰欲殺之昭十五年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

之楚策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皆古人謂患爲害之證也今人猶謂患病爲

害病

君子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各本脫則字。據上下文補。今家大人曰。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荀子家語皆無。

然不然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家大人曰。然不下不當更有然字。不讀爲否。然否與取舍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荀子無。

利省

禮三本篇。利省。宋本及明程本。沈本並作書。之不卒也。荀子禮論篇省作爵。楊倞注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引之謹案。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卽爵也。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徑改爲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也。

大路車

大路車之素幘也。家大人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卽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禮書皆無車字。

承

禮察篇。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周秦事以觀之乎。家大人曰。承。讀爲拯。說文作拯。謂引取之也。艮六二。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文拯作承。葉林宗影宋本如是。通志堂本改承爲拯。云。音拯。救之拯。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拯。子夏作拊。拊。取也。宣十二年左傳。目於晉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葉本云。音拯。救之拯。列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方言出溺爲承。今方言皆。是引取之義。明夷釋文云。拯。鄭云。承也。子夏作拊。引字林拊。音承。據此。則承亦可如字讀。莊子達生篇。見拘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賈誼傳。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義。

何以謂之爲居

夏小正篇。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爲居。爲居二字。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絕句。下文雉震响曰。正月必雷。謂之爲居。爲居二字。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絕句。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緹縞曰。先言緹而後言。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耳。高誘注。秦策。言也。此申明上文鴈以北方爲居之義。非專釋居字。

寒日滌

寒日滌。句凍塗。傳公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引之謹案。日非日月之日。徧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爲曰。說文作吹。云。詮詞也。字通作通。又作聿。

說見經傳爾雅。粵于爰曰也。爰粵于於也。然則日之爲言爰也。於也。寒日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與詩言我東曰歸。其湛曰樂。見晁曰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文義相似。曰字皆語詞也。說見釋詞。下文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越與粵同。粵曰聲之轉。其義一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爰也。而不言日氣。則其字作曰不作日可知。書傳曰日二字相亂。故曰誤爲日。或讀寒日滌凍塗爲一句。而云春日爰。故凍釋而爲塗泥。則於寒字不相連屬。蓋古訓疏而句讀亦舛矣。

鞠則見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孔氏補注曰。戴震曰。鞠讀爲囑。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囑。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囑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囑。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引之謹案。戴氏孔氏之說非也。下文參中斗柄縣在下方。言初昏則鞠見。非初昏也。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猶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下言初昏。則上爲晨見明矣。小正傳凡言星名者。皆大星。不在二十八舍之列。南門織女是也。鞠亦言星名。則當與之同。據月令。孟春日在營室。夏時日當在奎。奎婁降婁也。星必與日隔次而後能晨見。日在降婁。則元枵見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最大者。其北落乎。史記天官書曰。北官元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旁有一大星爲北落。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注曰。北落入危九度。或卽小正之鞠與。元枵晨見。則北

落亦見矣。若柳爲鶉火之星。元枵晨見。則鶉火伏矣。何見之有。又案傳云歲再見者。蓋謂正月晨見。六月昏見。據月令孟秋日在翼。夏時季夏日已在翼。日入三商。則元枵見於東方。而北落與之俱見矣。

田魂螺也者

二月昆小蟲。昆者衆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家大人曰。舊本譌脫不成文理。宛平黃氏本作昆者衆也。由魂魂也。由與猶同。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案由魂魂也者。動也。當作魂魂也者。動也。黃本衍一由字。孔讀由魂爲句。魂也者爲句。非也。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此竝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連讀。

有鳴倉庚 長股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蜚。蜚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蜚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蜚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蜚與蠅同。蠅。蠅也。廣雅。蠅。蠅。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耳。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故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蠅氏注曰。鄭司農云。蠅當爲蜚。蜚。蜚也。元謂蠅。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蠅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蠅一名蜚。蠅。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又案有鳴倉庚。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鳩。鳴鳩。鳴鳩。鳴鳩。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鹵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而不知與小正之例不合也。當刪正。

其類

三月。羴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羴羴然。家大人曰。其類二字文義不明。類當爲額。額與貌同。言其相還之貌。羴羴然也。下文云。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矣。隸書額類相似。故書傳中額字多譌作類。說見後靜

而寡類

集韻類篇竝曰。羴羴。羊相還兒。

田鼠化爲鴛

田鼠化爲鴛。鴛。鴛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鳩則鳴。傳曰。鳩者。百鷦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鼠化爲鴛。遂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鳩者

鳴鳩。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家大人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蓋衍文也。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時也

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麩時也。家大人曰。麩者。鬻也。鬻。俗作粥。與種字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菽麩而衍也。孔曰。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食菽麩之時耳。於菽麩上加食字以解之。殊有未安。盧本於大火中下增種黍菽麩四字。案盧以下文有菽麩以在經中之語。以同。與故增此四字。然但當種黍菽三字。不當增麩字也。說見下條。或改麩爲麩。音麩。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尙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辯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麩。蓋麩字從黍。乃黍屬之不黏者。玉篇。稌。似黍不黏。言黍則麩在其中。不當於黍菽下別出一麩字也。或又改麩爲維麩。維芑之麩。尤非也。麩音門。乃赤苗嘉穀也。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

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菽麩以在經中。以與已同。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戴先生新校本改時爲是。是爲時。盧本矩關作短閔。云。或曰。當作豆鬻。家大人曰。舊本時是二字互譌。當依新校本改正。矩關。或作短閔。皆豆鬻二字之譌。或謂經傳無謂菽爲豆者非也。投壺禮云。壺中實小豆焉。則周時已有斯稱。傳之豆鬻。正釋經之菽麩也。孔引黃尚書曰。矩法也。以爲食法之所關。而記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傳云以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豆鬻而記之者。謂上經已言菽而此又言之。特著其時食豆鬻耳。非謂上經已言菽麩也。盧未達傳意。謂傳已在經中之云。連

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內增糜字。蓋失之矣。

蟬

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蜩螗也。盧本於蟬上增寒字。孔本不增。家大人曰。增寒字者是。此是釋寒蟬。非釋蟬也。莊子逍遙遊篇。螻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螻蛄寒蟬也。一名蜩螗。蜩螗卽蜩螗。是蜩螗乃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之唐蝸乎。

辰也謂星也

八月辰則伏辰也。謂星也。家大人曰。此當作辰也者。房星也。今本者譌作謂。當依儀禮經傳通解本改。星上脫房字。當依初學記。歲時部引補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盧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

初昏南門見

大衍歷議曰。小正曰。十月初昏南門見。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見唐書秦氏五禮通考曰。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衍文。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是月始令

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引之謹案。秦說是。孔說非也。上文四月初昏南門正。因此衍初昏二字耳。不得曲爲之說。而以爲昏姻也。小正言初昏者凡五。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皆謂日入以後。今於嫁娶之始。亦曰初昏。則何以別於日入以後之稱初昏乎。且何以初昏二字不置之他所。而置之南門見之上。使與初昏參中之屬相亂乎。小正篇中。未有溷轂無辨若此者也。二月綏多女士傳曰。冠子取婦之時也。是嫁娶謂之綏女士。如十月果言嫁娶。則當云初綏女士。乃與上文相應。不當改變其文。而曰初昏也。二月綏多女士。蓋舉嫁娶之最盛者言之。而餘則從略。猶周官媒氏。但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而不言他時之嫁娶也。二月已言綏多女士。何須十月。又言初昏乎。譬之四時皆有田獵。而小正獨言十有一月王狩。亦舉其最盛者言之。不聞又言春蒐夏苗也。小正傳釋經文。多有前後相比例者。如解正月鴈北鄉。則引九月遷鴻雁。解獺獸祭魚。則引十月豺祭獸。是也。綏多女士傳。但言冠子取婦之時。而不引十月初昏。則十月未嘗言嫁娶明矣。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十有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引之謹案。梁者二字。蓋後人所加。虞人。卽水虞也。主者掌也。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罾。韋注曰。罟。魚網也。罾。當作罾。罾麗。小網也。是虞人之官。主設罔罟也。虞人主設罔罟。故入梁取魚也。故曰。虞人官也。主設罔

罟者也。上文主夫出火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文義與此相似。若云：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則義不可通。

旦睹

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引之謹案：旦，當爲且。傳本旦，當爲睹。傳本说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今本作陽氣至始動。至十二月之末，則歲且更始。陽氣將著，故曰陽氣且睹。

家大人曰：鄭注易乾鑿度，引夏小正十二月雞始乳，今本脫。

固舉之禮

保傳篇：天子乃生，固舉之禮。家大人曰：之當作以。言天子方生，固已舉之以禮矣。桓六年左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也。以譌作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此，已譌作之。魏書李彪傳引此，正作以。賈子保傳篇：漢書賈誼傳，竝同。

參夙興

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家大人曰：參夙興，端冕，木作齊夙興，端冕，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𠂔。見玉篇及史記田儼。形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卽齋肅。昭十三年左傳云：下善齊肅，是也。說文：肅，持事振敬也。夙，早敬也。

是夙與肅同義。故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不知參爲齊之譌。又誤以夙爲夙興之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盧注云。參夙。今本參夙。本參夙。因譌而爲職。夙。字。謂三月朝也。以參爲三月。夙爲朝。皆非也。此是大子初生而見之。然以參夙連讀。則夙下之無興字甚明。太平御覽所引。誤與今本同。白虎通義南郊。未及三月也。姓名篇引此作齊肅端綽。宋小字本綽。譌作絕。今本又改作綽。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竝同。

閑博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德術者。家大人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竝同。

左視右視

故大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初學記引作故大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漢書作故大子。迺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家大人曰。兩視字。後人妄加之也。左右前後皆大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竝同。

脫文二十三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今本脫去毋

正至不能毋二十三字。則文不成義。當依漢書補入。

習貫之爲常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今本脫天字。據元本及盧注。賈子漢書補。習貫之爲常。家大人曰。習貫之爲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爲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爲韻。貫與然爲韻。習貫二字連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爲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及大子少長。知妃色。漢書同。賈子妃作好。家大人曰。案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好妃字相似。故好譌作妃。顏注漢書曰。妃色。妃匹之色。於義未安。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註云。古者大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大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大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脩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賈子漢書皆作則入